

二程全書

三

120
10
30

庫	文	閣	內
元	大		漢
八	百	四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4
冊數	10 (3)
函號	298 136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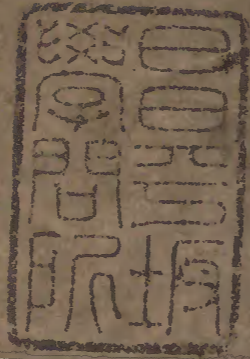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二程全書

120
10
30



遺書

東京圖書館				
一	五	三	儒	漢
の	五	三	家	書
冊	號	架	函	門
			類	

伊十八至二十
川語

三

漢書門				
		六		
		〇		
		〇		
		四		
			號	類
			函	
			架	
			冊	



二程全書第十九

遺書第十八

伊川先生語四

河南布政司左叅議武定康紹宗重編

家藏圖書河南按察司僉事清江彭綱校正

河南府知府平陽陳宣判行

劉元承手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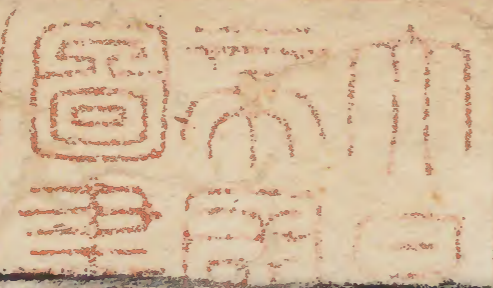
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

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

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

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為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

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



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
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
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
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
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
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
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
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
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

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
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自是人道天道自
是天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
育此言可見矣揚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
通人曰伎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人
者哉如止云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於
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
易言乾天道坤地道也便是亂說論其體則天尊地
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孝弟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
行仁自孝弟始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
則可謂之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一作也孝弟
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者幾曾有孝弟來趙
本幾曾有許仁主於愛愛孰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
者其為仁之本歟

孔子未嘗許人以仁或曰稱管仲如其仁何也曰此聖
人聞幽明微之道只為子路以子糾之死管仲不死
為未仁此甚小却管仲故孔子言其有仁之功此聖
人言語抑揚處當自理會得

問克伐怨欲不行可以為仁曰人無克伐怨欲四者便
是仁也只為原憲著一箇不行不免有此心但不行
也故孔子謂可以為難此孔子著意告原憲處欲他
有所啓發他承當不得不能再發問也孔門如子貢
者便能曉得聖人意且如曰女以子為多學而識之
歟對曰然復復問曰非歟孔子告之曰非也子一以
貫之原憲則不能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
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
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

四友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曰性中只有四端却無信為有不信故有信字且如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只為有不信故有信字又問莫在四端之間曰不知此說若如此說時只說一箇義字亦得

問忠恕可貫道否曰忠恕固可以貫道但子思恐人難曉故復於中庸降一等言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只是體用須要理會得又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恕字甚難孔子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

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為一句是否曰不可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懽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懽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主也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比之有首尚懼无終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

无所終也此之道須當有首或曰君子淡以成小人
其以壞曰是也豈有其而不壞者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未使民
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
出明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
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
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求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
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
曰無狀敬自可見

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內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
形諸外惟恐不直內內直則外必方

敬是閑邪之道閑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
閑邪則誠自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
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
一事也

義還因事而見否曰非也性中自有或曰無狀可見曰
說有便是見但人自不見昭昭然在天地之中也且
如性何須待有物方指為性性自在也賢所見者事
某所言見者理如曰不見而彰是也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

遺書卷六 五
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
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
道是惑也

人注擬差遣欲就主簿者問其故則曰責輕於尉某曰
却是尉責輕尉只是捕盜不能使民不為盜簿佐令
以治一邑使民不為盜簿之責也豈得為輕或問簿
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柰何曰當以誠意動
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
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
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問授司理如何曰甚善若能

充其職可使一郡無冤民也慎官言事不合如之何
曰必不得已有去而已須權量事之大小事大於去
則當去事小於去亦不須去也事大於爭則當爭事
小於爭則不須爭也今人只被以官為業如何去得
人有實無學而氣蓋人者其氣一作有剛柔也故強猛
者當抑之畏縮者當充養之古人佩韋絃之戒正為
此耳然剛者易抑如子路初雖聖人亦被他陵後來
既知學便却移其剛來克已甚易畏縮者氣本柔須
索勉強也

藻鑑人物自是人才有通悟處學不得也張子厚善鑑

裁其第天祺學之便錯

問學何以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无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為思曰睿睿作聖終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為常人言終知得非禮不可為須用勉強至於知穿窬不可為則不待勉強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禮之謂君子若勉強只是知循禮非是樂也終到樂時便是循禮為樂不循禮為不樂何苦而不循禮自不須勉強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問張旭學草書見樞夫與公主爭道又公孫大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或本此下六或問思一事

否曰心若專想生解及別事

與學者語正如扶醉人東邊扶起却倒向西邊西邊扶

起却倒向東邊終不能得佗卓立中途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
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適道舍儒者之學
不可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
端苟无此三者則將何歸必趨於道矣

或曰人問某以學者當先識道之大本道之大本如何
求其告之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於此五者上
行樂處便是曰此固是然怎生地樂勉強樂不得須
是知得了方能樂得故人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

知亦難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此固是也然知
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
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
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見知之亦難也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
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
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
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
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
庸九經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峻德以親

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却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之道方得。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躡等也。學者固當勉強然不致知怎生行得。勉強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者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然有深淺。向親見一人。曾為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傍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真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贈多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善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欲。孝

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无異。然思今日竟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於仲尼。得他言說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於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或問進脩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如祖考來格之。格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

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知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問人有志於學然智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智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智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

在勉強也

士之於學也猶農夫之耕農夫不耕則无所食則不得生士之於學也其可一日舍哉

學者言入乎耳必須著乎心見乎行事如只聽他人言却似說他人事已無所與也

問學者須志終大如何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第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言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為之可也
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已之不
能如何曰技藝不能安足恥為士者當知道已不知
道可恥也為士者當博學已不博學但云博學守約已不能之可恥也恥之如何亦曰勉之而已又安
可嫉人之能而諱已之不能也

學欲速不得然亦不可怠緩有欲速之心便不是學學
是至廣大的事豈可以迫切之心為之

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
都無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總說靜便入於釋氏

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總說著靜字便是妄也
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
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

問至誠可以蹈水火有此理否曰有之曰列子言商正
開之事有乎曰此是聖人之道不明後莊列之徒各
以私智探測至理而言也曰巫師亦能如此誠邪欺
邪曰此輩往往有術常懷一箇欺人之心更那裏得
誠來

或問獨處一室或行關中多有驚懼何也曰只是燭理
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

此然不免惧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惧心亦是敬不足

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惧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或曰何以得無恐惧曰須是氣定自然不感氣未充要強不得因說典長

老游山事

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人只是一箇習今觀儒臣自有一般氣象武臣自有一般氣象貴戚自有一般氣象不成生來便如此只是習也某舊嘗進說於主上及太母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怎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如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

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簣之際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問人之燕居形体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維氏間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矣尹子曰嘗親聞此乃謂劉質夫也

昔呂與叔嘗問為思慮紛擾某答以但為心無主若主於敬則自然不紛擾譬如以一壺水投於水中壺中既實雖江湖之水不能入矣曰若思慮果出於正亦

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无度雖正亦邪

問游宣德云人能戒慎恐懼於不覩不聞之時則無聲無臭之道可以馴致此說如何曰馴致漸進也然此亦大綱說固是自小以致大自脩身可以至於盡性至命然其間有多少般數其所以至之之道當如何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今人學者須讀書終讀書便望為聖賢然中間至之方更有多少荀子雖能如此說却以禮義為偽性為不善侘自情性尚理會不得怎生到得聖人大抵以堯所行者欲力行

之以多聞多見取之其一可學者皆外也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

所受之才難加勉強止一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

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入能變得氣質則愚必明柔

必強蓋大賢已下即論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

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

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已更不論才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已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

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

不長者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

不可強今人有斗筭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

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

而滿惟天地之量則无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

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

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

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

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然卒不免

譬如器或物初滿時尚可以蔽護更滿則必出此天

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廟賜飛

白書曰王隨德行李叔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

重及為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
當時人皆驚恠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
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
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姜維云云謝安聞謝
玄破苻堅對客圍棋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
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便是動了雖
與放肆者不同其為酒使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
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為
位所動一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
今人有所見卑下無佗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纔有意於為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
勘皆不為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
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因言少師典
舉明道薦才

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
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
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
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
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

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湏是察

觀物理以察已既能烛理則无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
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湏有一理

窮理盡性至命只是一事才窮理便盡性方盡性便至
命

聲色臭味四字虛實一般凡物有形必有此四者意言
象數亦然

為人處世間得見事无可疑處多少快活

問學者不必同如仁義忠信之類只於一字上求之可
否曰且如六經則各自有箇躡轍及其造道一也仁

義忠信只是一體事若於一事上得之其他皆通也
然仁是本

問人之學有竟其難而有退志則如之何曰有兩般有
思慮苦而志氣倦怠者有憚其難而止者向嘗為之
說今人之學如登山麓方其易處莫不闊步及到難
處便止人情是如此山高難登是有定形實難登也
聖人之道不可形象非實難然也人弗為耳顏子言
仰之弥高鑽之弥堅此非是言聖人高遠實不可及
堅固實不可入也此只是譬喻却无事大意却是在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上又問人少有得而遂安者如

何曰此實无所得也譬如以管窺天乍見星斗燦爛便謂有所見喜不自勝此終无所得若有大志者不以管見為得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柰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苦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非為上知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

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者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

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柰何得之須有命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敦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入鮮明理多取古人二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

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等則效前人而為耳於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為不知道也

問方外之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因問王子真

伊川一日入嵩山王徐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

止曰有之向見高山董六經能如此問何以能爾曰

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為否曰何必聖

賢使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為釋氏常言庵中坐却見庵外事莫是

精窮釋子猶不肯為况聖人乎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不知如何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

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

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

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術異也聖人能為

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

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久矣

問惡外物如何曰是不知道者也物安可惡釋氏之學

便如此釋氏要屏事不問這事是合有邪合無邪若

是合有又安可屏若是合無自然無了更屏什麼彼

方外者苟且務靜乃遠迹山林之間蓋非明理者也

世方以為高惑矣

釋氏有出家出世之說家本不可出却為他不父其父
不母其母自逃去國可也至於世則怎生出得既道
出世除是不戴皇天不履后土始得然又却渴飲而
飢食戴天而履地

問某嘗讀華嚴經第一真空絕相觀第二事理無礙觀
第三事事無礙觀譬如鏡燈之類包含萬象無有窮
盡此理如何曰只為釋氏要周遮一言以蔽之不過
曰萬理歸於一理也又問未知所以破作處亦未得
道他不是百家諸子箇箇談仁談義只為他归宿處
不是只是箇自私為輪回生死却為釋氏之辭善道
總窮着他便道我不為這箇到了寫在策子上怎生
道且指他淺近處只曉一文香便道我有无窮福利
懷却這箇心怎生事神明

釋氏言成住壞空便是不知道只有成壞无住空且如
草木初生既成生盡便枯壞也他以謂如木之生生
長既足却自住然後却漸漸毀壞天下之物無有住
者嬰兒一生長一日便是減一日何嘗得住然而氣
躰日漸長大長的自長減底自減自不相干也

問釋氏理障之說曰釋氏有此說謂既明此理而又執
持是理故為障此錯看了理字也天下只有一箇理

遺書卷十八 十九
既明此理夫復何障若以理為障則是已與理為二
今之學禪者平居高談性命之際至於世事往往直有
都不曉者此只是實無所得也

問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何曰何必浮圖孟子
嘗言覺字矣曰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
知此事竟是在於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
書若於言下即悟何嘗讀十年書

問明道先生云昔之感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
其高明既曰高明又何惑乎曰今之學釋氏者往往
皆高明之人所謂知者過之也然所謂高明非中庸
所謂極高明如知者過之若是聖人之知豈更有過
問世之學者多入於禪何也曰今人不學則已如學焉
未有不歸於禪也却為佗求道未有所得思索既窮
乍見寬廣處其心便安於此曰是可及否曰深固者
難及

問西銘何如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
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多端有有德之言
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
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佗見識
問橫渠之書有迫切處否曰子厚謹嚴絕謹嚴便有迫

坊氣象無寬舒之氣孟子却寬舒只是中間有此英
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
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之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
也或問氣象於甚處見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見
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至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
無許多光耀也

問邵堯夫能推數見物壽長短始終有此理否曰固有
之又問或言人但壽得一百二十數是否曰固是此
亦是大綱數不必如此馬牛得六十按皇極經世當
作三十猶犬得十二燕雀得六年之類蓋亦有過不及又問

還察形色還以生下日數推考曰形色亦可察須精
方驗

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數方及理
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湏臾而去以聖人觀之則亦
未是蓋猶有意也比之常人甚懸絕矣他疾甚重某
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他氣
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髮來大谷云你道
生姜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時諸公都在廳上
議後事各欲遷葬城中堯夫已
自為塋他在房間便聞得令
人喚大郎來云不得遷葬眾議始定又問公恐喧他

盡出外說話作皆聞得

一人云有甚事曰有新報云云堯夫問

如將為州也拾以他人觀之便以為恠此只是心虛而明

故聽得問曰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此只是病

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便如此又問釋氏臨終亦

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

箇事將這箇做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

能之只如邵堯夫事作自如此亦豈嘗學也孔子曰

未知生焉知死人多言孔子一不告子路此乃深告之

也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

理一作所便能要終知得死理一作所若不明得便

雖萬般安排着亦不

張子厚罷禮官歸過洛陽相見某問云在禮院有甚職

事曰多為禮房檢正可奪只定得數箇謚并龍女衣

冠問如何定龍女衣曰請依品秩曰若使某當是

事必不如此處置曰如之曰某當辨云大河之塞

天地之靈宗廟之祐社稷之福與吏士之功不當歸

功水獸龍獸也不可衣人衣冠子厚以為然

問荆公可謂得君乎曰後世謂之得君可也然荆公之

智識亦自能知得如表云忠不足以信上故事必待

於自明智不足以破姦故人與之為敵智不破姦此

則不然若君臣深相知何待事事使之辨明也舉此
一事便可見曰荆公勿使上知之語信乎曰須看他
當時問甚事說此話且如作此事當如何更須詳審
未要令上知之又如說一事未甚切當更須如何商
量体察今且勿令上知若此類不成是欺君也凡事
未見始末更劫子細反復推究方可

人之有寤寐猶天之有晝夜陰陽動靜開闔之理也如
寤寐須順陰陽始得問人之寐何也曰人寐時血氣

皆聚於內如血歸肝之類

今人不睡者多損肝

問魂魄何也曰魂只是陽魄只是陰魂氣歸於天脾魄

歸於地是也如道家三魂七魄之說妄爾

或曰傳記有言太古之時人有牛首蛇身者莫死此理
否曰固是既謂之人安有此等事但有人形似鳥喙
成牛首者耳荀子中間說問太古之時人還與物同
生否曰同莫是純氣為人繁氣為燕否曰然人乃五
行之秀氣此是天地清明純粹氣而生也或曰人初
生時還以氣化否曰此必燭理由徐論之且如海上
忽露出一沙島便有草木生有土而生草木不足怪
既有草木自然禽獸生焉或曰先生話錄中云焉知
海島上無氣化之人如何曰是近人處固無須是極

遠處有亦不可知曰今天下未有無父母之人古有
氣化今無氣化何也曰有兩般有全是氣化而生者
若腐草化螢是也既是氣化到合化時自化有氣化
生之後而種生者且如人身上著新衣服過幾日便
有蟣虱生其間此氣化也氣既化後更不化便以種
生去此理甚明或問宋齊丘化書云有无情而化為
有情者有有情而化為无情者无情而化為有情若
楓樹化為老人是也有情而化為无情者如望夫化
為石是也此語如何曰莫死此理楓木為老人形如
老人也豈便變為老人川中有蟬化為花蚯蚓化為

百合

如石蟹石燕石人之類有之

因有此理某在南中時聞有採

石人因採石石陷遂在石中卒不死飢甚只取石膏
食之不知幾年後因別人復來採石見此人在石中
引之出漸竟身硬纔出風便化為石此無可怪蓋有
此理也若望夫石只是臨江山有石如人形者今天
下凡江邊有石立者皆呼為望夫石

如呼馬鞍牛頭之類同天下同

問上古人多壽後世不及古何也莫是氣否曰氣便是
命也曰今人不若古人壽是盛衰之理歟曰盛衰之
運卒難理會且以歷代言之二帝三王為盛後世為

遺書卷六
廿四
衰一代言之文武成康為盛幽厲平桓為衰以一君
言之開元為盛天寶為衰以一歲則春夏為盛秋冬
為衰以一月則上旬為盛下旬為衰以一日則寅卯
為盛戌亥為衰一時亦然如人生百年五十以前為
盛五十以後為衰然有衰而復有盛者有衰而不復
反者若舉六運而言則三王不如五帝之盛兩漢不
如三王之盛又其下不如漢之盛至其中間又有多
少盛衰如三代衰而漢盛漢衰而魏盛此是衰而復
盛之理譬如月既晦則再生四時往復來也若論天
地之大運舉其大躰而言則有衰削之理如人生百
年雖赤子才生一日便是減一日也形體日自長而
數日漸減不相害也

天下有多少才以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
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
人於詩如今人歌詞一般雖問巷童稚皆習聞其說
而曉其義故氣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
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
倫不明以至治家皆无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
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
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

成材也難

今習俗如此不美然人却不至大故薄惡者只是為善
在人心者不可忘也魏鄭公言使民澆淳不復返朴
今當為鬼為魅此言甚是只為秉彜在人雖俗甚惡
亦滅不得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
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
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
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否也既思即
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未發一脈便謂之和不謂之中也又問

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
無著漠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
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
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又則
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
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時中之類
只為中節中來分說便是和也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

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
辨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然也中有甚形辨然既
謂之中也須有箇形容曰當字之時耳無聞曰無見
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
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
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以性為皆中然而觀於
四者未發之時靜時曰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
自別何也曰喜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
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
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

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
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
言靜見天地之心唯其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
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
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
自好惡閑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
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兩謂止如人
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
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
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

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
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不動
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
便一作最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自
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日晒嘗
意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作事如麻又生如何曰
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
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
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
明鞋纒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

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
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
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
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曰若何取
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
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問日中而不敢為之事夜多見於夢此何故也曰只是
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
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為心中舊有此事平
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

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於夢也譬如水為風激而成浪風既息則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底人自不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於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无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即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

如湯子宿浪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於夢所著事善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當如何曰此聖人有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寢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也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雖要定使在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政也者蒲蘆也言化之易也蘋稊與果羸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爻便能肯政之祝人宜甚於蒲蘆矣然蒲蘆一物形質不同尚祝之可化人與聖人形質无異豈學之不可至耶

誠者自成如至誠事親則成人子至誠事君則成人臣
不誠無物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說徹頭徹尾不誠更
有甚物也其次致曲曲偏曲之謂非大道也曲能有
誠就一事中用志不分亦能有誠且如技藝上可見
養由基射之類是也誠則形誠後便有物如立則見
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有所立卓爾皆若
有物方見如无形是見何物也形則著又著見也著
則明是有光輝之時也明則動誠能動人也君子所
過者化豈非動乎或曰變與化何別曰變如物方變
而未化化則更無舊迹自然之謂也莊子言變大於

化非也

問命與遇何異

張橫渠云行同報異

先生曰人遇不遇

即是命也曰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豈命一乎曰是

亦命也只遇著白起便是命當如此又况趙卒皆一

國之人使是五湖四海之人同時而死亦是常事又

問或當刑而王或為相而餓死或先貴後賤或先賤

後貴此之類皆命乎曰莫非命也既曰命便此不同

不是怪也

問人之形骸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

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

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一作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性也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論其所主為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重天下更无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為命在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如流而為流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總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

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哀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哀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曰行其二便為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入此中二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然性安得情也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則自亮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不氣氣有清濁稟其

清者為賢實其濁者為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
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
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
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
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
之理

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
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
且如隨卦言君子向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
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向晦則

宴息也更別有甚義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
看侂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
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
之言近如地某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
如地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替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
不通如子濯孺子為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
意入就上而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
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侂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
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箇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某嘗語學者必先看論語孟子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孟子養氣一篇諸君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見是一箇物如顏子言如有所立卓尔孟子言躍如也卓如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此觀人之法心之精微言有不得者不可便謂不知此告子淺近處

持其志無暴其氣内外交相養也

配義與道謂以義理養成此氣合義與道方其未養則氣自是氣義自是義及其養成浩然之氣則氣與義合矣本不可言合為未養時言也如言道則是一箇道都了若以人而言則人自是人道自是道須是以人行道始得言義又言道辨也義用也就事上便言義

此宮黜之勇必行孟施舍無懼子夏之勇本不可知却

因此官黜而可見子夏是篤信聖人而力行曾子是明理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无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於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也恭敬雖內幣帛威儀而後發見於外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者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於已然後謂之德也幣未將而後有恭敬也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已之道義

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所充自是一件事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為氣配義與道若

說氣與義時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
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
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智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
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之以上可
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
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
以下不可以與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
看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之謂性
論其所稟也孔子言性相近若論其本豈可言相近

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作他說便
不是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
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為輪直
可以為梁棟若是點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
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初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
罪曰才有美惡者是稟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
如因富貴而穎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不然邪
問捨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跡總主
著事時先王以視也便在這裏總過了便不見如出入无

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入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捨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

問盡己之謂忠莫是盡誠否既盡己安有不誠盡己則

無所不盡如孟子所謂盡心曰盡心莫是我有惻隱

羞惡如此之心能盡得便能知性否曰何必如此

只是尽心便了終教着便不盡如教一曰少却一便

大抵稟於天曰性而所主在心終盡心即是知性知

性即是知天矣羅本以為呂與叔問

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今人熟底事說得便分明若是生事便

說得蹇澁湏是涵養久便得自然若是慎言語不妄

發此却可着力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自

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

之思而不得然後為佗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為佗

說不然非獨佗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

孔子既知宋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照過宋舜既見象

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

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饑溺者過門不入

非不知饑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教

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

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亦人不得不盡此說未是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况於聖人曰昔瞽叟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只且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棣堯為天子安有是事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無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無大過此大

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無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無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既修佗經惟易未嘗發明以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貧易則學易者可以無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而黜八索是也

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

前則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

問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曰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是如此既博之以文而後約之以禮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與約相對聖人

教人只此兩字博是博學多識多聞多見之謂約只是使之知要也又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與此同乎曰這箇只是淺近說言多聞見而約束以禮雖未能知道庶幾可以弗畔於道此言善人君子多識前言往行而能不犯非禮者爾非顏子所以學於孔子之謂也又問此莫是小成否曰亦未是小成去知道甚遠如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聞見與知之甚異此只是聞之者也又曰聖人之道知之莫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

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畜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或問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然設使孔子遇難顏淵有可死之理否曰無可死之理除非是闔死然闔死非顏子之事若云遇害又不當言不敢也又問使孔子遇害顏子死之否子曰豈特顏子之於孔子也若二人同行遇難固可

相死也又問親在則如之何曰且譬如二人捕虎一人力盡一人須當同去用力如執干戈衛社稷到急處使道逃去之言我有親是大不義也當此時豈問有親無親但當預先謂吾有親不可行則止豈到臨時却自窺避也且如常人為不可獨行也須結伴而出至如親在為親圖養須出去亦須結伴同去便有患難相死之道昔有二人同在嵩山同出就店飲酒一人大醉卧在地下夜深歸不得一人又無力扶持尋常曠野中有虎豹盜賊此人遂只在傍直守到曉不成不顧了自歸也此義理所當然者也禮言親在不許友以死者此言亦在人用得蓋有親在可許友以死者有親不在不可許友以死者可許友以死者二人同行之類是也不可許友以死如戰國游狹為親不在乃為人復讎甚非理也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
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

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人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問顏子勇乎曰孰勇於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孰勇於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者矣

曾子傳聖人道一作學只是一箇誠焉語曰參也魯如聖

人之門子游子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聖人說忠信處甚多曾子孔子在時甚少後來所學不可測且易簣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合禮何也曰曾子者過於厚者也聖人大中之道賢者必俯而就不足者必跂而及若曾子之過過於厚者也若衆人必當就禮法自大賢以上則看他如何不可以禮法拘也且守社稷者國君之職也太王則委而去之守宗

廟者天子之職也堯舜則以天下與人如三聖賢則無害佗人便不可然聖人所以教人之道大抵使之循理法而已

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休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而至於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惟聖人然後踐形言聖人盡得人道也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踐形者惟聖人也

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故雖勞而不怨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且如救水火是求所以生之也或有焚溺而死者却雖死不怨

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如仁聞謂風聲足以感動人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也

問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曰此言大道如此而人由之而不知也行之而不著謂人行之而不明曉也習矣而不察謂人習之而不省察也曰先生有言雖孔門弟子亦有此病何也曰在衆人習而不察者只是飢食渴飲之類由之而不自知也如孔門弟子却是

聞聖人之化入於善而不自知也衆者言衆多也
問可以取可以無取天下有兩可之事乎曰有之如朋
友之饋是可取也然已自可足是不可取也終取之
便傷廉矣曰取傷廉固不可然與傷惠何害曰是有
害於惠也可以與然却可以不與若與之時財或不
贍却於合當與者無可與之且博施濟衆固聖人所
欲然却五十者方衣帛七十者方食肉如使四十者
衣帛五十者食肉豈不更好然刀不可以給合當衣
帛食肉者便不足也此所以傷惠

問人有不為然後可以有為曰此只是有所擇之人能
擇其可為不可為也縱有所不為而便可以有為也若
無所不為豈能有為邪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何謂也曰恭本為禮過恭是非
禮之禮也以物與人為義過予是非義之義也曰此
事何止大人不為曰過恭過予是細人之事猶言婦
人之仁也只為佗小了大人豈肯如此

問天民天吏大人何以別曰順天行道者天民也順天
為政者天吏也大人者又在二者之上孟子曰充實
而有光輝之謂大聖人豈不為天民天吏如文王伊
尹是也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非是

聖人上別有一等神人但聖人有不可知處便是神也化與變化之化同若到聖人更無差等也或曰堯舜禹湯文武如何曰孔子嘗論堯舜矣如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如此等事其大惟堯舜可稱也若湯武雖是事不同不知是聖人不是聖人或曰可以湯武之心求之否曰觀其心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此等事大賢以上人亦一作言為得若非聖人亦是亞聖一等人也若文王則分明是大聖人也禹又分明如湯武觀舜稱其不矜不伐與孔子言無間然之事又却別有一箇氣象大抵生而知之與學

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

蘇李明問舜執其兩端注以為過不及之兩端是乎曰是曰既過不及又何執乎曰執猶今之所謂執持使不得行也舜執持過不及使民不得行而用其中使民行之也又問此執與湯執中如何曰執是一箇執舜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却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却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

此矣

問堯舜湯武事迹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曰孟

子言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湯武豈不性之邪曰堯舜生知湯武學而知之及其成功一也身之言優之也反之言歸於正也

或問夫子賢於堯舜信諸曰堯舜豈可賢也但門人推尊夫子之道以謂仲尼垂法萬世故云尔然三子之論聖人皆非善稱聖人者如顏子便不如此道但言仲之彌高鑽之彌堅而已後來如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措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瀾湍急處於此便見源之無窮今

人以波對瀾非也下文日月有明容光必照以言其容光無不照故知日月之明無窮也

問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且人與禽獸甚懸絕矣孟子言此者莫是只在去之存之上有不同處曰固是人只有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做甚人也泰山孫明復有詩云人亦天地一物尔飢食渴飲無休時若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上面說人與萬物皆生於天地意思下面二句如此或曰退之雜說有云人有貌如牛首蛇形鳥喙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乎耶有顏如渥丹者其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此意如何曰其不盡記其文然人只要存一箇天理

問守身如何曰守身守之本既不能守身更說甚道義曰人說命者多不守身何也曰便是不知命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或曰不說命者又不敢有為曰非特不敢為又有多少畏恐然二者皆不知命也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天道之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死亞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

理非知天也

問枳楷而死者非正命也然亦是命否曰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枳楷死者非命乎曰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

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縱不利便害性利只是順天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為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拔本塞源不肯言利其不信孟子者却道不合非利李遠是也其信者又直道不得近利人無利只是生不得安得無利且譬如椅子人坐此便安是利也如求安不已又要褥子以求

溫暖無所不為然後奪之於君奪之於父此是趨利之弊也利只是一箇利只為人用得別

博奕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底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縱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子之燕居申申夭夭如何曰申申是和樂中有中正氣象夭夭是舒泰氣象此皆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

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夫大字今人不怠惰放肆必
太嚴厲嚴厲時則著此四字不得放肆時亦著此四
字不得除非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問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何以為知曰只此兩句說
知亦盡且人多敬鬼神者只是惑遠者又不能敬能
敬能遠可謂知矣又問莫是知鬼神之道然後能敬
能遠否曰亦未說到如此深遠處且大綱說當敬不
惑也問今人奉佛莫是惑否曰是也敬佛者必惑不
敬者只是孟浪不信又問佛當敬否曰佛亦是胡人
之賢智者安可慢也至如陰陽卜筮擇日之事今人

信者必惑不信者亦是孟浪不信如出行忌太白之
類太白在西不可西行有人在東方居不成都不得
西行又却初行日忌次日便不忌次日不成不衝太
白也如使太白為一人為之則鬼神亦勞矣如行遇
風雨之

類別凡在行者皆遇風也大抵人多記其偶中耳

問伯夷不念舊惡何也曰此語有之量伯夷之清若推
其所為須不容於世必與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他不
念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叩
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知非武
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作隘處君尊臣卑天下之常

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食也至如史記所載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二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問伐國不問仁人如何曰不知怎生地伐國如武王伐紂都是仁人如柳下惠之時則不可當時諸侯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皆不善之伐宜仁人不忍言也問宋襄公不鼓不成列如何曰此愚也既與他戰又却不鼓不成列必待成列圖箇甚

問羊祜陸抗之事如何曰如送絹償米之事甚好至抗飲枯藥則不可羊祜雖不是醜人底人然兩軍相向其所餉藥自不當飲

問用兵掩其不備出其不意之事使王者之師當知此否曰固是用兵須要勝不次要敗既要勝須識所以勝之道但湯武之兵自不煩如此罔有敵于我師自可見然湯亦嘗并自而亦間道且如兩軍相向必擇地可攻處攻之右實則攻左左實則攻右不成道我不用計也且如漢楚死約乃鴻溝乃復還襲之此則不可如韓信裏沙雍水之類何害他師衆非我敵決水使他一半不得渡自合如此有甚不得處又

問問謀之事如何曰這箇不可也

問冉子為子華請粟而與之少原思為之宰則與之多其意如何曰原思為宰宰必受祿祿自有常數故不得而辭子華使作齊師使弟子不當有所請冉子請之自不是故聖人與之少佗理會不得又請益冉與之亦少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佗冉子終不喻也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漆雕開未可仕孔子使之仕何也曰據佗說這一句言語自是仕有餘兼孔子道可以仕必是實也如由也志欲為千乘之國孔子止曰可使治其賦求也欲為小邦孔子止

曰可使為之宰之類由求之徒豈止如此聖人如此言便是優為之也

問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注言諱君之惡是否曰是何以歸過於己曰非是歸過於己此事却是陳司敗欲使巫馬期以娶同姓之事去問是知禮不知禮却須要回報言語也聖人只有一箇不言而已若說道我為諱君之惡不可也又不成却以娶同姓為禮亦不可也只可道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問行不由徑徑是小路否曰只是不正當處如履田疇之類不必不由小路昔有一人因送葬回不覺被僕

者引自他道歸行數里方覺不是却須要回就大路
上若此非中理若使小路便於往來由之何害

問古者何以不修墓曰所以不修墓者欲初為墓時必
使至堅固故湏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
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邪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修
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終雨而墓崩其為
之不堅固可知然修之亦何害聖人言不修者所以
深責弟子也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孔子何以
不從君子而從野人曰請諸君細思之曰先儒有變
文從質之說是否曰固是然君子野人者據當時謂
之君子野人也當時謂之野人是言文質相稱者也
當時謂之君子則過乎文者也是以不從後進而從
先進也蓋當時文弊已甚故仲尼欲救之云爾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中庸曰施諸
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兩句然此兩句甚難
行故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問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何以為達曰此
正是達也只好義與下人已是達了人所以不下人
者只為不達達則只是明達察言而觀色非明達而

何又問子張之問達如何曰子張之意以人知為達
絕達則人自知矣此更不須理會子張之意專在人
知故孔子痛抑之又曰夫聞也者色取人而行遠居
之不疑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
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而學則是偽也今之學
者大抵為名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
一也今市井間巷之人却不為名為名而學者志於
名而足矣然其心猶恐人之不知韓退之直是會道
言語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然有餘取聞四馳大
抵為名者只是內不足內足者自是無意於名如孔
子言疾沒世而名不稱此一二可人多錯理會此只是
言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為善非是使人求
名也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不知怨在己在人曰在己曰既
在己舜何以有怨曰怨只是一箇怨但其用處不同
舜自是怨如舜不怨却不是也學須是通不得如此
執泥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
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怨字既有
此二字聖人安得無之如玉通之言甚好但為後人
附會亂却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無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無疑謂董常曰樂
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如此自不相害說
得極好至下面數句言心迹之判便不是此皆後人
附會適所以為贅也

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聖人不使知之耶是民
自不可知也曰聖人非不欲民知之也蓋聖人設教
非不欲家喻戶曉比屋皆可封也蓋聖人但能使天
下由之耳安能使人人盡知之此是聖人不能故曰
不可使知之若曰聖人不使民知豈聖人之心是後
世朝三暮四之術也某嘗與謝景溫說此一句他爭

道朝三暮四之術亦不可無聖人亦時有之此大故
無義理說聖人順人情處亦有之豈有為朝三暮四

之術哉謝景溫一作趙景平

問為政遲速曰仲尼嘗言之矣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
可也三年有成仲尼言有成者蓋欲立致治之功業
如堯舜之時夫是之謂有成此聖人之事作人不可
及某嘗言後世之論治者皆不中理漢公孫丞相言
三年而化臣弘尚切遲之唐李石謂十年責治太迫
此二者皆率爾而言聖人之言自有次序所謂期月
而已可也者謂紀綱布也三年有成治功成也聖人

之事後世雖不敢望如此然二帝之治惟聖人能之
三王以下事業大賢可為也又問孔子言用我者三
年有成言王者則曰必世而後仁何也曰所謂仁者
風移俗易民歸於仁天下變化之時此非積久何以
能致其曰必世理之然也有志者謂法度紀綱有成
而化行也如欲民仁非必世安可

問大則不驕化則不吝此語何如曰若以大而化之解
此則未是然大則不驕此句却有意思只為小便驕
也化則不吝化煞高不吝未足以言之驕與吝兩字
正相對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曰吝何如則是曰吝是

吝嗇也且於嗇上看便見得吝嗇止是一事且人若
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
必有歉歉之色也曰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
餘不足觀也已此莫是甚言驕吝之不可否曰是也
若言周公之德則不可下吝驕字此言雖才如周公
驕吝亦不可也

仲尼當周衰轍環天下顏子何以不仕曰此仲尼之任
也使孔子得行其道顏子不仕可矣然孔子既當此
任則顏子足可閉戶為學也

孟子有功于聖人不可言如仲尼只說一箇仁字

立人之道

曰義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不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至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惧矣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如耒耜陶冶一不制則生人

之用熄後世之言無之不為缺有之徒為贅雖多何益也聖人言雖約無有包含不盡處

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

中庸之書其味無窮極索玩味

問坎之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是聖人論大臣處險難之法樽酒簋二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無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他人皆爭以嫡庶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

祖自匹夫有天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
輔太子高祖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
昔秦伐魏欲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
見云云遂以長安君為質焉天太后只知愛子更不
察利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
西南然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為之地此大故無
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
六子如人主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
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

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差四乎因見賣兔者
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
兔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
至著者耳只如樹木亦可見數兔何以無尾有血無
脂只是為陰物大抵陽物尾長陽盛者尾愈長如雉
是盛陽之物故尾極長又其身文明今之行車者多
植尾於車上以候雨晴如天時雨則尾先垂向下纒
晴便直立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
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

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
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為異
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
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說有乾坤方三索而得
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
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說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曰如木之生
根既長大根却無處去曰克也曰既剋則是上化為
不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
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
木得土方能生土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
時某以為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木只是迭盛也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良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佗據
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
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為一物某道是五物
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
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為一
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

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顛卦之序皆有

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交變則義變也下來却以

是以交也交變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

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

卦只取二象相交為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雖是

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問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

為顯見所不見聞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

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殺聲殺在

心而入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人有不善自謂人

不知之然天地之理甚著不可欺也曰如揚震四知

然否曰亦是然而若說人與我固分得若說天地只

是一箇知也且如水旱亦有所致如暴虐之政所感

此人所共見者固是也然人有不善之心積之多者

亦足以動天地之氣如疾疫之氣亦如此不可道事

至目前可見然後為見也更如堯舜之民何故仁壽

桀紂之民何故鄙夭繞仁便壽絕鄙便夭壽夭乃是

善惡之氣所致仁則善氣也所感者亦善善氣所生

安得不壽鄙則惡氣也所感者亦惡惡氣所生安得

不夭

問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曰事天地之義事天地之誠既明察昭著則神明自彰矣問神明感格否曰感格固在其中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神明孝弟不是兩般事只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又問王祥孝感事是通神明否曰此亦是通神明一事此感格便是王祥誠中來非王祥孝於此而物來於彼也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別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為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為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為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要須識得問明則有

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鍾鼓先儒解者多引安上治下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蓄多少義理又問禮莫是天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縱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

背然必相湏而為

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

一便有二總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亦言三生三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是人為之如使可為雖使百萬般安排也湏有息時只為無為故不息中亦言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說得許大無限說話亦不能說此三句只為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盡釋氏空周遮說亦只是許多

問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能不知聖人亦何有不能不

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蓋於事有所不
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息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孔
子亦豈能知哉或曰至之言極也何以言事曰固是
也至之至如至微至細二文言夫婦之愚可以與知
愚無知者也猶且能之乃若微細之事豈可責聖人
盡能聖人固有所不能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處

時措之宜言隨時之義若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王天下有二重言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王以上三
皇已遠之事故無證下焉者非三王之道如諸侯霸
者之事故民不尊

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
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

問召公何以疑周公曰召公何嘗疑周公曰書稱召公
不說何也請觀君奭一篇周公曾道召公疑他來否
古今人不知書之甚書中分明說召公為保周公為
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此已上是
孔子說也且召公初陞為太保與周公並列其心不
安故不說尔但看此一篇盡是周公留召公之意豈
有召公之賢而不知周公者乎詩中言周大夫刺朝

廷之不知豈特周大夫當時之人雖甚愚者亦知周公刺朝廷之不知者為成王爾成王煞是中才如天大雷電以風而啓金縢之書成王無事而啓金縢之書作甚蓋二公道之如此欲成王悟周公爾近人亦錯看却其詩云荀子書猶非孟子召公心未說周公甚非也

又問金縢之書非周公歆以悟成王乎何既禱之後藏其文於金縢也曰近世祝文或焚或埋必是古人未有焚埋之禮欲敬其事故藏之金縢也然則周公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只是欲代其兄更豈問命耶

或問人有謂周公營洛則周公既遷矣或言平王東遷非也周公雖聖其能逆知數百載下有犬戎之禍乎是說然否曰詩中自言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何更疑也周公只是為犬戎與鎬京相逼知其後必有患故營洛也

問高宗得傳說於夢文王得太公於卜古之聖賢相遇多矣何不盡形於夢卜乎曰此是得賢之一事豈必盡然蓋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於卜筮亦然今有人懷誠心求卜有禱輒應此理之

常然又問高宗夢往求傳說耶傳說來入高宗夢耶
曰高宗只是思得賢人如有賢人自然應他感亦非
此往亦非彼來譬如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
物亦非物來入鏡也大抵人心虛明善則必先知之
不善必先知之有所感必有所應自然之理也又問
或言高宗於傳說文王於太公蓋已素知之矣恐群
臣未信故託夢卜以神之曰此偽也聖人豈偽乎
問舜能化瞽象使不格姦何為不能化商均曰所謂不
格姦者但能使之不害已與不至大惡也若商均則
不然舜以天下授人欲得如已者商均非能如已尔
亦未嘗有大惡大抵五 官天下故擇一人賢於天
下者而授之三王家天下遂以與子論其至理治天
下者當得天下最賢者一人加諸衆人之上則是至
公之法後世既難得人而爭奪興故以與子與子雖
是私亦天下之公法但守法者有私心耳
問四凶堯不誅而舜誅之何也曰四凶皆大才也在堯
之時未嘗為惡堯安得而誅之及舉舜如其上然後
始有不平之心而肆其惡故舜誅之耳曰堯不知四
凶乎曰惟堯知之知其惡而不去何也曰在堯之時
非特不為惡亦賴以為用

納於大麓麓足也百物所聚故麓有文錄萬機之意若
司馬遷謂納舜于山麓豈有試人而納于山麓耶此
只是歷試舜也

放勳非堯號蓋史稱堯之道也謂三皇而上以神道設
教不言而化至堯方見於事功也後人以放勳為堯
號故託孟子者遂以堯曰為放勳曰也若以堯號放
勳則臯陶當號允迪禹曰文命下言敷於四海有甚
義

問詩如何學曰只在大序中求詩之大序分明是聖人
作此以教學者後人往往不知是聖人作自仲尼後

一作漢更無人理會得詩如言后妃之德皆以為少

王之后妃文王諸侯也豈有后妃又如樂得淑女以
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以為后妃之德如此配
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了更何別求淑女以為配
淫其色乃男子事后妃怎生會淫其色此不難曉但
將大序看教遍則可見矣或曰閔睢是后妃之德當
如此否樂得淑女之類是作閔睢詩人之意否曰是
也大序言是以閔睢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
不淫其色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閔睢
之義也只若箇是以字便自有意思曰如言又當輔

佐君子則可以歸安父母言能逮下之類皆為其德
當如此否曰是也問詩小序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即
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
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採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
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
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
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今之詩序却煞錯亂有
後人附之者曰閔雎之詩是何人所作曰周公作周
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
之道當如此也二南之詩多是周公所作如小雅六
月所考之詩亦是周公作後人多言二南為文王之
詩蓋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猶
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問閔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謂也曰大凡樂必失之
淫哀必失之傷淫傷則入於邪矣若閔雎則止乎
禮義故如哀窈窕思賢才言哀之則思之甚切以常
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閔雎却止乎禮義故不至
乎傷則其思也其亦異乎常人之思也矣
唐棣乃今郁李看此便可以見詩人興死弟之意

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

問周禮有復讎事何也曰此非治世事然人情有不免者如親被人殺其子見之不及告官遂逐殺之此復讎而義者可以無罪其親既被人殺不自訴官而他自謀殺之此則正其專殺之罪可也問避讐之法如何曰此因殺罪而獲免便使之避也

問周禮之書有說讎否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又問司盟有詛萬民之不信者治世亦有此乎曰盛治之世固無此事然人情亦有此事為政者因人情而用之

問嚴父配天稱周公其人何不稱武王曰大抵周家制作皆周公為之故言禮者必歸之周公焉

趙盾弑君之事聖人不書趙穿何也曰此春秋大義也趙穿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知人也仲尼曰惜哉越境乃免此語要人會得若出境而反又不討賊也則不免除出境遂不反乃可免也

紀侯大去其國如梁亡鄭棄其師齊師殲于遂郭亡之類郭事實不明如上四者是一類事也國君守社稷

雖死可也齊侯衛侯方遇於垂紀侯遂去其國豈齊之罪哉故聖人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軫去社

稷也

紀侯大
名也

問王通曰隱德君子也當時有此言語後來被人傳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也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楊雄去就不足觀如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此甚悔恨不能先知遜于不虞以保天命則是只欲全身也若聖人先知必不至於此必不可奈何天命亦何足保耶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

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

無一作數但

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况一玄乎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怒

韓退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說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說得伯夷心也

問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
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言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按本塞源知其流

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厘繆以千里揚朱
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
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
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特教不知謹嚴故失之至若
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也後之學者
又不及揚墨揚墨本學仁義後人乃不學仁義但揚
墨之過被孟子指出後人無人指出故不見其過也
韓退之作姜里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道得文王
心出來此文王至德處也

退之晚來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

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問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
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
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

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

退之正在好名中

退之言漢儒補綴千瘡百孔漢儒所壞者不少安能補也

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跡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
理且如讀高帝一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
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問漢儒至有白首不能通一經者也曰漢之經術安用
只是以章句訓詁為事且如解光典二字至三萬餘
言是不知要也東漢則又不足道也東漢士人尚名
節只為不明理若使明理却皆是大賢也自漢以來
惟有三人近儒者氣象大毛公董仲舒楊雄皆本朝
經術最盛只近二三十年来議論專一使人更不致
思

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極諫曰王陵爭之不從乃用
去如陳平復諍未必不激呂氏之怒矣且高祖與群
臣只是以力相勝力強者居上非至誠樂願為之臣
也如王諸呂時責他死節他豈肯死

周勃入北軍問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既知為劉
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設或右袒當如之何已為
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誅諸呂時非陳平為之謀
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霸橋曰頃請問此豈請問時
邪至於罷相就國每河東守行縣至絳必合家人被
甲執兵而見此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王介甫誅張良詩最好曰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當此
每從容入言高祖用賡非也張良用高祖 尔秦滅
韓張良為韓報仇故送高祖入關既滅秦兵故辞去

及高祖興義師誅項王則高祖之勢可以平天下故
張良助之良豈願為高祖臣哉無其勢也及天下既
平乃從赤松子遊是不願為其臣可知矣張良才識
儘高若鴻溝既分而勸漢王背約追之則無行也或
問張良欲以鉄鉞擊殺秦王其計不已踈乎曰欲報
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鉄鉞擊殺之亦足矣何暇
自謀耶

王通言諸葛無死禮樂其有興信乎曰諸葛近王佐才
禮樂興不興則未可知問曰亮果王佐才何為僻乎
一蜀而不能有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
幾年定天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其嘗謂孫覺曰諸
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
了多少人耶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
己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雖多亦
何害陳恒弒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
殺一人邪蓋誅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尔曰三國
之興孰為正曰蜀志在興復漢室則止也
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
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之之故須是權事

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
漢使也還是薄昭與漢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
漢文帝殺薄昭而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
而死奈何若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
免也須權佗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
當也論事須著用權古今多錯用權字終說權便是
變詐或權術不知權只是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
之合義終合心便是經也今人說權不是經便是經
也權只是稱錘稱量輕重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
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
何曰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是不起與不起便是私
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又問視
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
也是欲視之猶子也又問天性自有輕重疑若有間
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
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
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為今人小看却不推其
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
於父者也只為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為手足人多以
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

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元之子妻南容以已之
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已之私心看聖人也凡
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心聖人自是至公何更避嫌凡
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其美必擇其相
稱者為之配已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為之配豈更
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一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
可知以孔子為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雖賢者且
不為况聖人乎

素問書出於戰國之末氣數可見若是三皇五帝與墳
文章自別其氣運處絕代近如將二十四氣移換名

目便做千百樣亦得

陰符經非商末則周末人為之若是先王之時聖道既
明人不敢為異說及周室下衰道不明於天下才智
之士甚眾既不知道而趨向故各自以私智窺測天
地盜竊天地之機分明是大盜故用此以黃鼓天下
故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云豈非盜天地乎

問老子書若何曰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冰炭
其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

如將欲取之類

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

道甚懸絕然其原乃自老子乘蘇秦張儀則更是取

道遠初秦儀學於鬼谷其術先揣摩其如何然後稗
闔裨闔既動然後用鈞鉗鈞其端然後鉗制之其學
既成辭鬼谷去鬼谷試之為張儀說所動如八庵中
然其學甚不近道入不甚惑之孟子時已有置而不
足論也

問世傳成王幼周公攝政荀卿亦曰履天下之籍聽天
下之斷周公果踐天子之位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
周公位冢宰百官總已以聽之而已安得踐天子之
位又問君薨百官聽於冢宰者三年尔周公至於七
年何也曰三年謂嗣上居憂之時也七年為成王幼

故也又問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當否曰始亂周公
之法度者是賜也人臣安得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
之賜伯禽之受皆不能無過也罪記曰魯郊非禮也
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識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
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
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
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尔人臣而不當為此誰為之
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
孟子終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畢
竟是以父母之身做出来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

進書卷八
〇七十一
可以免責尔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亦是以君之人民勢位做出來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慄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若唐高祖賜平陽公主葬以鼓吹則可蓋征戰之事實非婦人之所能為也故賜以婦人所得用之禮樂若太宗却不知此太宗佐父平天下論其功不過做得一功臣豈可奪元良之位太子之與功臣自不相干唐之紀綱自太宗亂之終唐之世無三綱者自太宗始也李光弼郭子儀之徒議者謂有人臣不能為之功非也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鑑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儒者多雖未知聖人之學然宗經師古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褒尚名節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知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故當時名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魏晉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無異故五胡之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一天下隋不可謂有天下第能驅除尔唐有天下如貞觀開

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父子君臣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玄宗繼使肅宗使睿肅宗繼使永王璘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甚

正然萬目亦未及舉

因問十世可知遂准此數端

洪水滔天堯時亦無許多大洪水宜更忌之漢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由公孫弘對堯遭洪水使禹治之不聞禹之有水也更不答其所由公孫弘太是姦人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入冤之所致邪曰國人冤固

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得天地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衆人怨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問入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因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怒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尔且如今人種蕎麥自有畦隴霜降時殺

遺書卷十八
七十四
麥或隔一畦麥有不殺者豈是此處無霜蓋氣就相
合處去也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曰雷自有火如
鑽木取火如使木上有火豈不燒了木蓋是動極則
陽生自然之理不必木只如兩石相處亦有火出惟
鉄無火然處之久必熱此亦是陽生也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處用力極則陽
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
物無陰陽

雨木水上温而下冷隕霜不殺草上冷而下温
天火曰災人火曰火人火為害者亦曰災

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
其極則此二說歸於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
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為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
有日高於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
光則是魄虧一分也

霜與露不同霜金氣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者感得
甚氣即為露甚氣即為霜如言露結為霜非也
雷是陰陽相搏之氣乃是冷氣聖人在上無雷雖有不
為災雖不為災冷氣自在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不知符瑞之事果有之否曰有

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
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
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亦有此理譬如盛
冬時發出一朵花相似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常理
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如麟是太平和氣所生然
後世有以麟駕車者却是怪也譬如水中物生於陸
陸中物生於水豈非異乎又問漢文多災異漢宣多
祥瑞何也曰且譬如小人多行不義人却不說至君
子未有一事便生議論此是一理也至白者易汙此
是一理也詩中幽王大惡為小惡宣王小惡為大惡
此是一理也又問口食有常數何治世少而乱世多
豈人事乎曰理會此到極處然燭理明也天人之際
甚微宜更思索曰莫是天数人事看那邊勝否曰似
之然未易言也又問魚躍于王舟火覆於王屋流為
鳥有之否曰魚與火則不可知若兆朕之先應亦有
之

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
於無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無陽如只有光之
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無窮者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為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

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
志為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
文似相如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顏氏
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
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
而何曰古者學為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為聖人亦
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撰發宵中所蘊自成文耳一作
章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
夏亦何嘗秉筆學為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

或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
功甚好事古人詩云吟成五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
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先生嘗說王子
真曾寄藥來某無以荅他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
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
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
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嘗作詩今寄謝王子真詩云
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
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真所學只是獨善雖至誠潔
行然大抵只是為長生久祝之術止濟一身因有是

句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復
來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為私書
既而遭憂又疾病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
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閔中
諸公分去以某說撰成之禮之名殺陝西諸公刪定
已送與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
定只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禮記之
文亦刪定未了蓋其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謬
之說乖謬之說本不能混格言只為學者不能辨別

如珠玉之在泥沙泥沙豈能混珠玉只為無人識則
不知孰為泥沙孰為一坑玉也聖人文章自深與學為
文者不同如酸醜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
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一有剪裁為之者或有繪畫為
之者有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
生意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以為事某嘗嘗修六禮

冠婚喪祭
卿相見

將就後被召遂罷今更一二年可成家間

多恋河北舊俗未能遽更易然大率漸使知義理一

二年書成可皆如法

禮記宜事後俗有大故害義理
者頌當去古者天子諸侯於孟

月者為時祭之外更有二祭冬至祭始祖厥初生立

春祭先祖季秋祭禘他則不祭冬至陽之始也立春

者生物之始初一作也季秋者成物之始一作也祭始祖

無主用祝以妣配於廟中正位事之祭只一位者祭

先祖亦無主先祖者自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

也故設二位所祖妣異位一云二位異嘗祭止於高祖

而下自父而推至於三旁親有後者自為祭無後者

祭之別位也為叔伯父之後凡配止以正妻一人如諸

侯用元妃是也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者即以所

生毋配如菲亦惟元妃同穴後世或再娶皆同穴而

忌日必遷主山祭於正寢正寢今正寢也蓋廟中尊者所據

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於正寢可以家必有廟古者庶

寢士大夫祭於廟庶廟中異位祖居中左右以昭穆

為位舅姑廟必有主既祧埋於所墓處如奉祀其大

畧如此且如射獮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

於奉養而薄於祖先甚不可也凡事死之理當厚於

奉生者至於嘗新必薦享後方可薦數則瀆必因告

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漸可使知禮義凡

物知母而不知父走獸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

也惟人則能知祖若不嚴於祭祀殆與鳥獸無異矣

問祭酒用幾奠曰家中尋常用三奠祭法中却用九奠

以禮有九奏也又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曰古者灌以

降神故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酒必

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

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傾在 他器

或問今拜掃之禮何據曰此禮古無但緣習俗然不害

義理古人直是識質也專葬只是藏骸魄而神則必

歸於廟既葬則設木主既除几筵則木主安於廟故

古人惟專精祀於廟今亦用拜掃之禮但簡於四時

之祭也

木主必以栗何也曰周用栗土所產之木取其堅也今

用栗從周制也若四方無栗亦不必用但取其木之

堅者可也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

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非齊齊三日

必見其所為齊者此非聖人之語齊者湛然純一方

能與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古者男為男尸女為女尸自周以來女無可以為尸者

故無女尸後世無尸能為尸者亦非尋常人

今無宗子法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

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
 今父兄從子弟子弟強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
 沛時只是以息言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
 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
 命而從之只有一節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
 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
 譬如木必從根直上一餘如大亦必有旁枝又如水
 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
 旁枝達而為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

祖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
 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祖為大宗此有大宗無
 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則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
 子之禰繼禰者為小宗此有小子而無大宗也有小
 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
 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問問小人得一食必先以
 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
 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躰重於己之躰也
 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

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伯叔父之兄弟伯是長叔是少今人乃呼伯父叔父為伯叔大無義理呼為伯父叔父者言事之之禮與父同也

或曰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懽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已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友愛之道而已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為醜行遂不敢為古人不如此妻有不善便當出也只為今人將此作一件大事隱忍不敢發或有隱忍為其陰持之以至縱恣養成不善豈不害事人脩身刑家最急總脩身便到刑家上也又問古人出妻何以對姑叱狗藜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其忠厚之至也且如此狗於親前者亦有甚大故不是處只為他平日有故因此一事出之亦或曰殺以此事故見逐安能無辭兼他人不知是與不是則如之何曰彼必自知其罪但自己理直可笑何

必更求他人知然有識者當自知之也如必待形示其妻之不善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君子不如此大凡人說話多欲令彼曲我直若君子自有一箇含蓄意思或曰言語有之出專心其可成絕矣今其可交乃此意否曰是也

問士未仕而昏用命服禮乎曰昏姻重禮重其禮者當盛其服况古亦有是士乘墨令律亦許假借曰無服而服之亦偽曰不然今之命服乃古之下士之服古者有其德則仕士未仕者也服之其宜也若農工則不可非其類也或曰不必用可否曰不得不可以

為悅今得用而用之何害過期非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說却是婦質明而見舅姑成婦也三日而後宴樂禮畢也宴不以夜禮也

問臣拜君必於堂下子拜父母如之何對曰君臣以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父子王恩有尊卑無貴賤故拜於堂上若婦於舅姑亦是義合有貴賤故拜於堂下禮也

問嫂叔古無服今有之何也曰禮記曰推而遠之也此

說不是嫂與叔且遠嫌姑與嫂何嫌之有古之所以

無服者只為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婦道也

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之屬也故

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

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

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妻此占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

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又問既是

同居之親古却無服豈有兄弟之妻死而已愬然無

事乎曰占者雖無服若哀戚之心自在且如隣里之

喪尚春不相不巷歌匍匐救之况至親乎

服有正有義有從有報古者婦喪舅姑以期今以三年

於義亦可但名未正此亦謂之從服後夫也蓋與夫

不可獨報服若姑之子為舅之子者服是也異姓之

服只推得一重若為母而推則及舅而止若為姑而

推則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却為既與姑之子

為服姑之子須當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

八歲為下殤十四為中殤十九為上殤二歲以下為無

服之殤無服之殤更不祭下殤之祭父母主之終父

母之身中殤之祭兄弟主之終兄弟之身上殤之祭

兄弟之子主之終兄弟之子之身若成人而無後者

兄弟之孫主之亦終其身凡此皆以義起也

問文既嫁而為父母服三年可乎曰不可既歸夫家事
佗舅姑安得伸己之私

問人子事親學鑿如何曰最是大事今有璞玉於此必
使玉人彫琢之蓋百工之事不可使一人兼之故使
玉人彫琢之也若更有珍室物須是自看却必不肯
任其自為也今人視父母疾乃一任鑿者之手豈不
害事必須識鑿藥之道理別病是如何藥當如何故
可任鑿者也或曰已未能及鑿者之術或偏見不到
適足害事奈何曰且如識圖畫人未必盡得如畫工

然他却識別得工拙如自己曾學令鑿者說道理便
自見得或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

陳本正此以下八段別本

增所

上古之時自伏羲堯舜歷夏商以至於周或文或質因
襲損益其變既極其法既詳於是孔子參酌其宜以
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孫明復主
以無王而作亦非是但顏淵問為邦聖人對之以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武則是大抵聖
人以道不得用故考古驗今參取百王之中制斷之
以義也

通書卷十八 八十五
禘者魯僭天子之大祭也灌者祭之始也以其僭王之祭故自灌以往不欲觀之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尔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佗須看莊子為佗極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之末尚節行尚節行大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冬至書雲亦有此理如周礼觀棧之義古太史既有此戰必有此事又如太史書不知周公一一曾與不曾看過但甚害義理則必去之矣如今灵臺之書須十去八九乃可行也今歷法甚好其他禁忌之書如葬埋昏嫁之類極有害

論語問同而答異者至多或因人材性或觀人之所問意思而言及所到地位

極高明道中庸所以為民極極之為物中而能高者也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肢成章之謂也

予官吉之永豐簿公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說蒙示以元承

遺書卷之十一
二十六
手編伏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
日菴山陳淵謹書

二程全書第十九

遺書十九

楊遵道錄

問格物是外物是此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
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
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還便見得諸
理否曰須是編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
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又問如荆公窮物一部字
解多是推五行玉成如今窮理亦只如此著工夫如
何曰荆公舊年說語然得後來却自以為不是晚年
盡支離了

問古之學者為己不知初設心時是要為己是要為人
曰須先為己方能及人初學只是為己鄭宏中云學
者先須要仁仁所以愛人正是顛倒說却
新民以明德新民

問日新有進意只是無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
是日新

問有所忿懣恐懼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
乃正乎曰非是謂无只是不以此動一本作累其心學言
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
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出當以律不然雖臧
亦凶今人用師惟務勝而已

弟子輿尸貞凶帥師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
律故雖貞亦凶也

獷豕之牙豕牙最能啣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
為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無由禁之此見聖人機會
處

喪羊于易羊群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進六五以陰居
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易之易乃和易樂
易之易

易有百餘家難為徧觀如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
有用心處

讀易須先識卦序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缺一箇便
不是乾須要認得

反復道也言終曰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
之中可進而二可退而下故言反復知至至之如今
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
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
然後可與守義王荆公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

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
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文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
群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為首言乾
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為物先為物先則有禍所謂不
敢為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是不為首六爻
皆同

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
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
貳亦不言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

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看易且要知時凡六文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陰為小人利為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為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個用有不同只者如何用凡順理無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為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

謝師直為長安漕明道為鄆縣簿論易及春秋明道云運使春秋猶有司長易則全理會不得師直一日說與先生先生答曰據其所見二公皆深知易者師直曰何故先生曰以運使能屈鄭問一主簿以一主簿

敢言運使不知易非深知易道者不能

雲行雨施是乾之亨處

乾六文如欲見聖人曾履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
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便
是躍

介甫以武王觀兵以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
無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替
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為人臣子豈可以
兵脅其君安有此義又紂驚狼若此太史公謂有七
千萬衆未知是否則然書亦自云紂之衆若林二年之

中豈肯容武王如此便休得也只是大誓一篇前序
云十有一年後面正經便說惟十有三年先儒誤妄
遂轉為觀兵之說先王無觀兵之事不是前序一字
錯却便是後面正經三字錯却

先儒以六為老陰八為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為進君子
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
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為純
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
陰

或以小畜為臣畜君以大畜為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

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
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
小用

陳瑩中答吳國華書天在山中說云便是芥子納須彌
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無體芥子無量

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
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
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
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
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一作佳如此這裏須

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
然怎生一箇無窮便了得他一作硬道

問括囊事還做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
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做不得在位又
問恐後人緣此謂有朝隱者先生曰安有此理向林
希嘗有此說謂楊雄為祿隱楊雄後人只為見他著
書便須更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
當作先生云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
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適得甚事或云且

遺書卷之六
以免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
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
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教為之於曆法雖有
合只是無益今更於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玄亦
得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

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
六龍以當天事

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惟是主利文言
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

介甫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物之形而
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物先有
箇性坤因而生之是其義理全不識也

至六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然之
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言剛則
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方即
剛也因問見李願錄明道語中却與先生說別解至
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於至剛已帶却直意又曰以
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句在學者著工
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無此言便不講論到此舊嘗
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轉動便別舊曾有只

有李顛一本無錯編者他人多只依說時不敢改動
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顛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
往錄得都是不知尚有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有以政事入者有以言語入者有
以德行入者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
馬曲直者性也可以為棟梁可以為榱桷者才也才
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惟上智與下愚不移非
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
一為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不
可移哉

揚雄韓愈說性正說著才也

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撈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
足恠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
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
正言性之本

問先生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揚雄韓愈皆說著才
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
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初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

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遇凶歲陷溺
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才
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无才只為斧斤牛羊
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是豈
入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為旦晝之所為又若亡
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者夫
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
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為善之資譬如作一器械
須是有器械材料方可為也如云惻隱之心仁也云
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
盡其才也則四端者便是為善之才所以不善者必
不能盡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意以言性情才三者
皆無不善亦不肯於所稟處說不善今謂才有善不
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性欲為善便是情能為善
便是才如何先生云上智下愚便是才以堯為君而
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云非才
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
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乎夫堯
已妻之二女送為宮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
庶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穰當是時堯在上一象還

自度得道殺却後取其一女完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與辨且答這下意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先生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先生每與司馬君實說話不曾放過如范光夫十件事只爭得三四件便已先生曰君實六為能受盡言儘入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為者願為光說一人先生曰相公何為差此言也如當初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某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

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一本云先生曰某斷不說

先進後進如今人說前輩後輩先進於禮樂謂舊時前輩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朴也後進於禮樂謂今晚進之人於禮樂在今觀之以為君子君子者文質彬彬之名善周末文盛故以前人為野而自以當時為君子不知其過於文也孔子曰則吾後先進孔子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問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便又問鄉人皆惡之何如又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終說去兵便問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自非聖人不能答

便云去食自去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不是孔子弟子不能如此問不是聖人不能如此答

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李巨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然害義理恰恨易便只潔淨精微了却詩便只溫柔敦厚了却皆不是也

祭法如夏后氏郊鯀一片皆未可據

問聖人有為貧而仕者否曰孔子為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為負為之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為尤為管司也便是為尤一本此下有十

先生除園子監之命不受是固也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

答云待飢餓不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

鄧文孝問孟子還可為聖人否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又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不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如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更說夷惠處云皆古聖人須錯字若以夷惠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必不以夷惠為聖人如伊尹又別初在畎畝湯使人問之曰我何以湯之幣聘

遺書卷之六
為哉是不肯仕也及湯盡禮然後翻然而從之亦是
聖人時如五就湯五就桀自是後來事蓋已出了則
當以湯之心為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謂明道曰公之學如上壁
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及後來遂不附
己者獨不然明道且曰此人雖未知道亦忠信人也
張戩嘗於政事堂與介甫爭辨事因舉經語引證介甫
乃曰安石却不會讀書賢却會讀書戩不能答先生
因云却不向道只這箇便是不會讀書

佛家有印證之說極好笑豈有我曉得這箇道理後因

他人道是了方是他人道不是便不是又伍祖令六

祖三更時來傳法如期去便傳得安有此理

謝良佐與張繹說某到山林中靜處便有喜意覺著此

不是先生曰人每至神廟佛殿處便敬何也只是每

常不敬見彼乃敬若還常敬則到佛殿廟宇亦只如

此不知在閑處時此物安在直到靜處乃覺繹言伊

云只有這些子已覺先生曰這回比舊時煞長進這

些子已覺固是若謂只有這些子却未敢信胡云本

推親見謝先生云某未嘗
如此說恐傳疑之誤也

屢空無兩意惟其能虛中所以能屢空貨殖便生計較

絕計較便是不受命不受命者不能順受正命也呂
與叔鮮作如貨殖先生云傳記中言子貢貨殖處亦
多此子貢始時事

萬物皆有良能如每常禽鳥中做得窩子極有巧妙處
是他良能不待學也人初生只有喫乳一事不是學
其他皆是學人只為智多害之也

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危言不安微言精微惟其如
此所以要精一惟精惟一者專要精一之也精之一
之始能允執厥中中是極至處或云介甫說以一守
以中行只為要事事分作兩處

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
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如二南之詩又大雅小雅是
當時通上下皆用底詩蓋是修身治家底事

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淑女即后妃也故言配荇菜
以興后妃之柔順左右流之左右者隨水之貌左右
采之者順水而采之左右采之者順水而采之皆是
言荇菜柔順之貌以興后妃之德琴瑟友之鐘鼓樂
之言后妃之配君子和樂如此也

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

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此一行甚分明人
自錯解却

口目耳鼻四支之欲性也然有分焉不可謂我須要得
是有命也仁義禮智天道在人賦於命有厚薄是命
也然有性焉可以學故君子不謂命

則以學文便是讀書人生便知有父子兄弟須是先盡
得孝弟然後讀書非謂已前不可讀書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
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
不可行禮以和為貴故先王之道以此為美而小大

由之然却有所不行者以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故
亦不可行也

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
道而未之見湯執中武王不泄迩非謂武王不能執
中湯却泄迩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
者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魯得用天子禮樂使周公在必不肯受故孔子曰周公
之衰乎孔子以此為周公之衰是成王之失也介甫
謂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故得用人臣所不得用
之禮非也臣子身上沒分外過當底事凡言舜言曾

子為孝不可謂曾子舜過於孝也

克明峻德是說能明峻德之人此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之尊賢也親親也蓋先尊賢然後能親親夫親親固所當先然不先尊賢則不能知親親之道禮記言克明峻德顧諟天之明命皆自明也者皆由於明也

平章百姓百姓只是民凡言百姓處皆只是民百官族姓已前無此說

陳平只是幸而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恁時豈有撲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或却時他也則隨却如今周勃先入北軍陳平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周勃當時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令左袒則甚忽然當時皆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必左袒又何必更號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它得與不從

韓信初亡蕭何追之高祖如失左右手却兩日不追及蕭何又問之曰何亡也曰臣非亡乃追亡者也當時高祖豈不知此二人乃肯放與項羽兩日不追邪乃

是蕭何與高帝二人商量做來欲致韓信之死爾當時史官已被高祖瞞過後人又被史官瞞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

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口見成者便以為是敗者便以為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使不知煞有

誤人處

先生在講筵嘗無錢使諸公因問必是俸給大段不足後乃知到任不曾請俸

明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厝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厝子

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 某起自草萊無前任厝子

部自為出券厝戶部只欲與折支諸公又理會館閣

尚請見錢豈有經筵官只請折支又檢例已無崇政

殿說書多時戶部遂定已前未請者只與折支自後

為始支見錢先生後自涪陵歸復官半年不曾請俸

糧料院吏人忽來索請券狀子先生云自来不會寫

狀子受事人不去只令子弟錄與受官月日

先生在經筵時與趙侍郎范純甫同在後省行見曉示

至節令命婦進表賀

太皇及太后太妃趙范更問備辦因問先生先生云某

家無命婦二公愕然問何不叙封先生曰某當時起

自草葉三緋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為妻求封之理

其夫人至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

分者不一作為害先生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

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

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蓋但云其說甚長待別

時說

范堯夫為蜀漕成都帥死堯夫權府是時先生隨侍過

成都堯夫出送先生已行二里急遣人追及之回至

門頭僧寺相見堯夫因問先生在此有何所聞先生

曰聞公嘗言當使三軍之士知事帥君如事父母不

知有此語否堯夫愕然疑其言非是先生曰公果有

此語一國之福也堯夫方喜先生却云恐公未能使

人如此堯夫再三問之先生曰只如前日公權府前

帥方死便使他臣子張樂大排此事當時莫可罷堯

夫云便是縱仁當時不就席只令通判伴坐先生曰

此亦不是光夫驚愕即應聲曰悔當初只合打散便是先生曰又更不是夫小人心中只得些物事時便喜不得便不足他既不得物事却歸去思量因其不得此物元來是為帥君小人湏是切已乃知思量若只與他物事他自歸去豈更知有思量光夫乃嗟嘆曰今日不出安得聞此言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某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湏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某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已某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到來求已是甚道理夷叟云

只為正叔姨夫太執求薦章常事也某云不然只為

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初受命便在僚欲迤邐尋醫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難之謂供職非是先生曰

新君即位首蒙大恩自二千里放回亦無道理不受某在

先朝則知其者也當時執政大臣皆相知故不當如此受今則皆無相知朝廷之意只是怜其貧不使飢餓於我土地某湏領他朝廷厚意與受一月料錢然官

則某必做不得既已受他誥却不供職是與不受同
且畧與供職數日承順他朝廷善意了然後惟吾所
欲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
申轉運司狀某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
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
只為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跡直得恁地須
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
自然住一不得夫禮樂豈玉帛之交錯鍾鼓之鏗鏘哉
今日第一件便如此人不知一似好做作只這夢子

某便做他官不得若做他底時須一一與理會

謝某曾問涪州之行知其由來乃族子與故人耳

謂程子

公孫故人

先生答云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至

情一作

厚不敢疑王也子既知繫一作天安用充臧氏曰

問邢七雖為惡然必不到更傾先生也先生曰然邢七
亦有書到某云屢於權宰處言之不知身為言官却
說此話未知傾與不傾只合救與不然便在其間又
問邢七又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甚狼狽先生曰
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
至如此也

先生云某自十七八講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
但覓氣味深長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
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
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日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
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
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
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
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
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
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曾讀
也

大率上一文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一文也
若要學佛須是見得他小便自然不學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
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
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
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
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

久矣便亂道

文中子言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終心乎此言極好古者封禪非謂誇治之乃依本分祭天地後世便把來做一件矜誇底事如周頌告成功乃是陳先王功德非謂誇自己功德

文中子讀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已來制誥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退之言孟子醇乎醇此言極好非是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言荀揚大醇小疵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迴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韓退之言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此言却好只云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便亂說只如原道一篇極好退之每有一兩處直是得得親切只似知道然却只是博也

問文中子謂諸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與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先生曰禮樂則未敢詢至他只說諸葛亮近王佐又問如取劉璋事如何先生曰只有這一事大不

是便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豈有人特地出迎他却於坐上執之大段害事只是箇為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豈可苟為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先生曰弱者兼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乃攻乱者乃取亡者乃侮

張良亦是箇儒者進退間極有道理人道漢高祖能用張良却不知是張良能用高祖良計謀不妄發發必中如後來立太子事皆是能使高祖必從使之左便左使之右便右豈不是良用高祖乎良本不事高祖

常言為韓王送沛公觀良心只是為天下且與成就却事後來與赤松子遊只是箇不肯事高祖如此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自小至大不可勝數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一時言之便自有一時陰陽一歲言之便自有一歲陰陽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氣運不息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

本朝火德多水一作火災蓋亦有此理只是湏於這上有道理如關朗卜百年事最好其間湏言如此處之則言不如此處之則凶每事如此蓋雖是天命可以人

道書卷十九 廿二
奪也如仙家養形以奪既衰之年聖人有道以延已
衰之命只為有這道理

或云尋常觀人出辭氣便可知人先生曰亦安可盡音
橫渠嘗以此觀人未嘗不中然某不與他如此後來
其弟戩亦學他如此觀人皆不中此安可學

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
也道理却總是想當時亦須有來歷其間只是氣運
使不得錯不錯未說就使其法不錯亦用不得除是
堯舜時十日一風五日一雨始用得且如說潦旱今
年氣運當潦然有河北潦江南旱時此且做各有方

氣不同又却有一州一縣之中潦旱不同者怎生定
得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
事忘為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為物所役
便覺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為一齊
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
得沒著身處

莊子齊物夫物本齊安俟汝齊凡物如此多般若要齊
時別去甚處下脚手不過得推一箇理一也物未嘗
不齊只是你自家不齊不干物不齊也

先生經筵聞禁中下後苑作坊取金水桶貳隻因見
潞公問之潞公言無彥博曾入禁中見只是朱紅無
金為者某遂令取文字云潞公潞公始驚怪某當時
便令問欲理會却聞得長樂宮遂已當時恐是
皇帝閣中某湏理會

先生舊在講筵說論語南容三復白圭處內臣貼却容
字因問之內臣云且上舊名先生講罷因說適來臣
講書見內臣貼却容字夫人主處天下之尊居億兆
之上只嫌怕人尊本過當便生驕心皆是左右近習
之人養成之也堂既 仁宗特宮嬪謂正月為始

月蒸餅為炊餅皆此類請自後只諱正名不諱嫌名
及舊名總說了次日孫莘老講論語讀子畏於匡為
正先生云且著箇地名也得子畏於正是甚義理又
講君祭先飯處因說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
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夫為人臣
者居其位食其祿必思何所得爵祿來處乃得於君
也必思所以報其君凡勤勤盡忠者為報君也如人
主所以有崇高之位者蓋得之於天與天下之人共
戴也必思所以報民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
皆是報民也每講一處有以開導人主之心處便說

始初內臣宮嬪皆携筆在後抄錄後來見說著佞人之類皆惡之呂微伴使人言今後且刻可傷觸人范堯夫云但不道著名字儘說不妨又講若祭以下莆田本添或問橫渠言聖人無知因問有知先生曰總說無知便不堪是聖人當人不問時只與木石同也

先生云呂與叔守橫渠學甚固每橫渠無說處皆相從總有說了便不肯回

蘇軾錄橫渠語云和叔言香聲橫渠云香與聲猶是有形隨風往來可以斷續猶為瓮耳不如清水今以清冷水置之銀器中隔外便見水珠曾何漏隙之可通此至清之神也先生云此亦見一不盡却不說此是水之清銀之清若云是水因甚置於瓮中不如此

二程全書第二十

二程全書第二十一

遺書二十

伊川先生語六

周伯忱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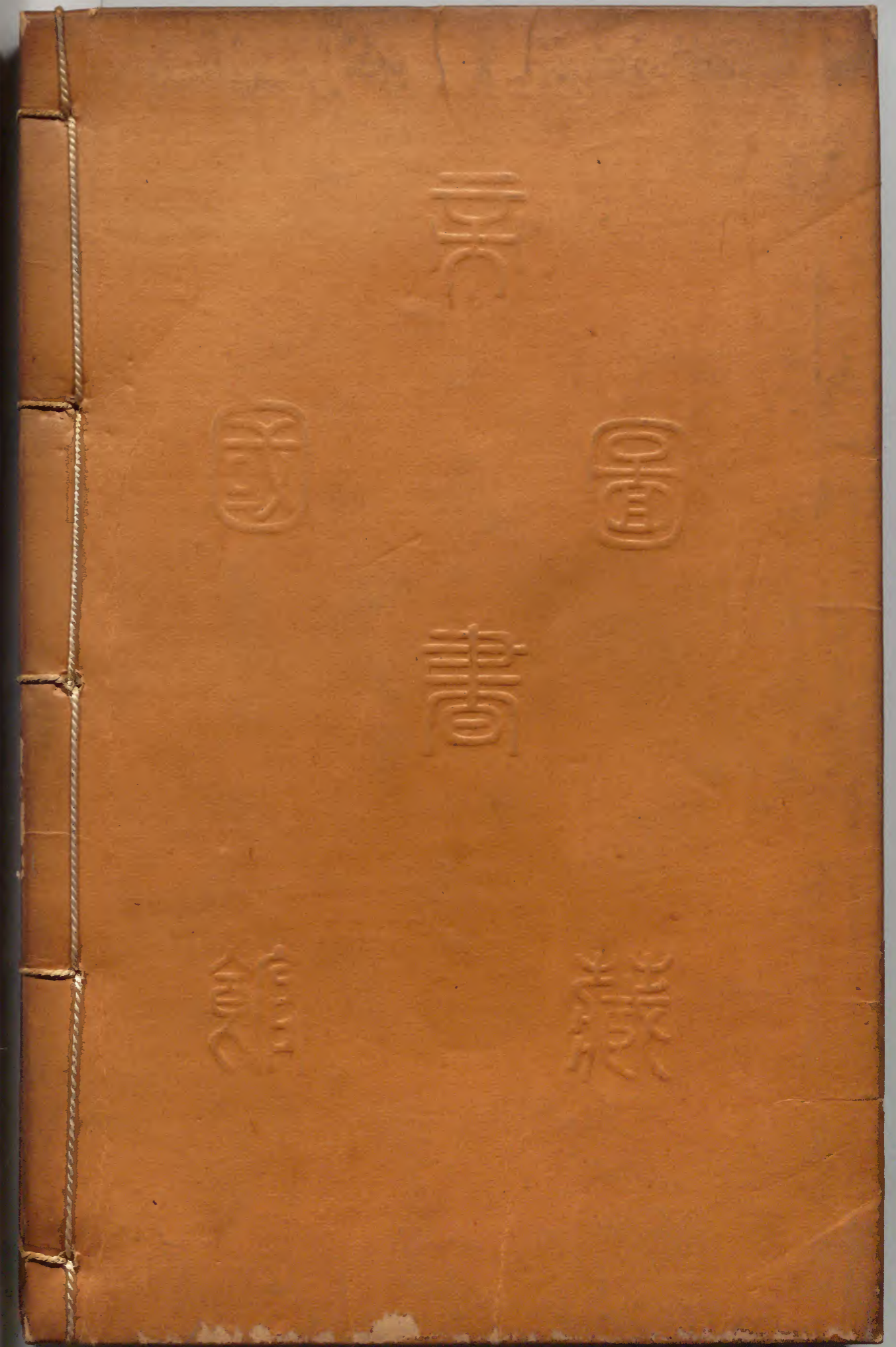
問左氏言子路助衛輒觀其學已非堂肯如是否曰子路非助輒只為孔裡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廟贖不用君父之命而入立強盟孔裡孔裡不合從之故也

曰子路當時可以免難否曰不可免

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貳拾時看春秋黃聲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又問公穀如何曰又次於左氏左氏即是立明否曰傳中無立明字不可考

問此之謂自慊與吾何慊乎我之慊同否曰慊字則一也不足謂之慊動於中亦謂之慊看用處如何

120
10
30



和書

大

藏

正

本

藏